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 研究

MAKESI ENGESI LIENING SIDALIN YANJIU

1
1997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国防大学 2 062 8631 1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研究

目 录

新文献

- 马克思 卡尔斯的陷落..... (1)
- 列宁在安·伊·邓尼金《俄国内乱史札记》
第1卷第1册上作的批注..... (11)
- 列宁在安·伊·邓尼金《俄国内乱史札记》
第1卷第2册上作的批注..... (34)



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二)

——关于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的

基本手稿..... 卡·福尔格拉夫、尤·荣克尼克尔 (58)

理论探讨

- 巴黎公社与人权..... 埃·波珀 (79)
- 列宁、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阶段..... 特·麦克多诺 (92)

《共产党宣言》150周年

巴格斯和《共产党宣言》的1850年

- 莫文版…………… A. J 施捷克利 (105)
- 弗·巴格斯的《宣言》之原理)
——巴格斯(195) 合作者
…… 理·科学拉波夫 (133)

共产国际与中国

有关苏联对中国北方问题之策略的新资料…………… (168)

史料研究

高尔基致列宁、斯大林、李可夫

- 和捷尔任斯基的信…………… (175)
- 孟什维克与联合政府问题：“革命护国派”
的立场及其政治后果…………… 齐·加利利 (202)
- 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与毛泽东、
金日成的往来函电…………… (217)
-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季诺
维也夫等人的信…………… (241)

人物与事件

斯大林年谱(三)…………… 项国兰 (258)

马克思

卡尔斯的陷落¹

我报驻伦敦记者认为，向不列颠下议院提交的关于卡尔斯的陷落的文件，其目的是企图隐瞒而不是揭露事实真相；对汇集了这些文件的蓝皮书^①的仔细考察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伦敦的主要报刊对文件的评论几乎比文件本身更加引人注意和更加重要。例如，《泰晤士报》刊登了3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连载文章^②，但是它从蓝皮书中挑选出来的作为嘲弄、抨击和辩论对象的专门文件，仅包括从1854年8月2日，即威廉斯将军被任命为不列颠驻土耳其亚洲军司令部长官之日起，到1855年1月下半月他同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私人争吵最终销声匿迹时为止这段时间内的文件。《泰晤士报》过份强调那部分甚至不涉及实际交战时期的文献的重要性的真正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要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这本最使人不愉快的蓝皮书中的最阴暗的几页转移开来；另一方面是要把雷德克利夫勋爵当作政府在国内的替罪羊。伦敦的其他日报，除《先驱晨报》之外，只是由于太得意了，而没有步《泰晤士报》的后尘。

为了了解那场灾难性的亚洲战役的奥秘，我们必须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出发，从对各同盟国政府在决定性时刻即从俄军在1855年5月由库马里首次进军时起至同年11月24日²卡

^① 《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年伦敦版。马克思在下面引用的文献包括在这本文件当中。——原编者注

^② 指发表在1856年3月20、22和24日《泰晤士报》第22320、22322和22323号上的以《卡尔斯的投降》为标题的系列文章。其中的最后一篇即第四篇是在马克思完成本文之后，在3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325号上发表的。——原编者注

尔斯的投降时止这段时间内的行动进行调查研究出发。虽然政府的出版物经过了精心炮制，删改得残缺不全，歪曲得不成样子，并且用涂脂抹粉和修修补补的办法进行了美化，但是，如果把它置于批判的绞刑架上，它也许会被迫吐出真言。

1855年5月底，威廉斯将军向雷德克利夫勋爵报告，而雷德克利夫又向克拉伦登勋爵报告：大量俄国军队，包括步兵28000人，骑兵7500人，火炮64门，已集结在库马里附近；穆希尔^①得到了他们企图进攻卡尔斯的消息，他们自己的（土耳其的）军队集结在堑壕营垒中，包括步兵13900人，骑兵1500人，炮兵1500人以及野炮42门。当雷德克利夫从威廉斯那里，而克拉伦登从雷德克利夫那里收到这封信时，两个人已经又收到了威廉斯的另一封信，后者在信中说：

“我于昨天（6月2日）离开埃尔祖鲁姆前往卡尔斯，即敌人宣布在议事日程内企图攻占的地方……目前此防区内（即：卡尔斯）的供应品还可以维持4个月”，“我希望中央政府和同盟国尽快向剩下的这些部队表明：没有完全忘记他们。”

接着，英国政府被告知，如果俄军切断卡尔斯同埃尔祖鲁姆之间的联系，并且对卡尔斯实行封锁的话，那么，这个要塞至多只能坚守到1855年10月3日。如果说事实上它是在多坚守了一个多月以后才陷落的，那是因为守军是土耳其人，而不是英国人。

雷德克利夫一收到威廉斯将军的函件，便立即建议土耳其政府向卡尔斯派去增援部队，而且应当粮草先行。他甚至请陆军大臣^②，（现在切尔克西亚已没有俄军），让巴统的军队和卡尔斯的军队会师。土耳其政府为什么反对这个建议，威廉斯将军的下

① 瓦西夫帕沙。——原编者注

② 路西德帕沙（穆罕默德）。——原编者注

述函件说明了这个问题：

“卡尔斯，1855年6月28日。——巴统的穆斯塔法帕沙〔……〕最近给我写信说，他只有3772名正规军，并且遭到敌人的进逼。”

6月28日，雷德克利夫勋爵向克拉伦登勋爵报告说：

“〔……〕土耳其政府即使在此最后的时刻承认有必要听取他的忠告，立即派增援部队来，这对他也是一种安慰。”

雷德克利夫本人说出的唯一困难是确定从何处调遣增援部队。

“怎样给他们提供军需品呢？〔……〕无论怎样精打细算，从奥美尔帕沙指挥下的驻克里木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抽调出任何部队的。在巴统、苏呼姆-卡列以及其他靠近海岸的各地点，要征集11000多人是非常困难的。〔……〕帝国的其他地区也不能再提供什么预备兵员，只有波斯尼亚除外，那里也许还能调出几千人。我指的是正规部队。在巴希-布祖克倒是可以募集一些，但是，阁下，您知道，怎么能指望这种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呢。其余的就是维维安将军的未组建好的一个军，和由比特桑将军和他的一些军官集结起来的非正规骑兵。〔……〕我不相信保加利亚驻军包括守备部队在内，会超过5万人。……诚然，奥地利声明她打算把俄军越过多瑙河看作是开战的理由，并保证不让俄国侵犯多瑙河两公国；所表示的这个决心倒是挺不错的，但并不管用，到时候未必能使土耳其政府根据这种保证采取自己的行动路线，而不考虑对重要阵地不加应有的防御是多么不明智的事。”

那么，根据雷德克利夫本人的声明，他力劝土耳其政府向卡尔斯调遣“各种增援部队，”同时，他很清楚，根本没有任何种类的增援部队。

6月30日在博斯普鲁斯的总理大臣^①的宫殿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一方为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和傅阿德帕沙，另一方为雷德克利夫以及随从曼斯菲尔德旅长。土耳其大臣们建

^① 阿里-穆罕默德-帕沙。——原编者注

议,如他们所作的那样,在列杜特-卡列集结一支军队前往库塔伊斯,并取得那里前往格鲁吉亚。他们建议远征军应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维维安的部队.....	20 000
比特桑的部队.....	3 000
巴统的守备部队.....	12 000
阿尔巴尼亚兵.....	2 000
从保加利亚调来的部队.....	500
埃及骑兵.....	800
突尼斯骑兵.....	600
总共.....	43 400

土耳其大臣们表示,他们愿意由不列颠指挥官指挥这次远征,并建议由维维安将军担任这项职务。维维安将军立刻提出在执行这项计划的方式上有种种困难,并认为使用他的部队为时过早而且与其组织安排相抵触。两个星期以后,雷德克利夫向其政府报告说——

“前述的远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如能立即来电告知他,政府是否同意采取重大的声东击西的行动,经列杜特-卡列和库塔伊斯进入格鲁吉亚,那么就可以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

1855年7月13日,克拉伦登发出一个函件,他首先重申了维维安将军提出的反对意见,然后又补充了他自己的意见:

“女王陛下政府认为,比较明智的方针是向土耳其军队的后方派遣增援部队,而不是向俄军的后方派遣远征军。增援部队可以先派到特拉比曾德,然后从那里再开赴埃尔祖鲁姆。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祖鲁姆的距离比从列杜特-卡列到梯弗里斯的距离要短些,而且行军是经过友好国家而不是经过敌对国家;在埃尔祖鲁姆,军队将遇到提供援助的朋友,而不是对抗的敌人,将得到种种供应而不会挨饿。”

“假如卡尔斯的军队在同俄军作战中不能坚守这个阵地,那么它应当向埃尔祖鲁姆撤退;土耳其的全部兵力应当集中在那里。如果说要击败俄

军”(要击败他们吗?)，“那么用全部联合兵力比用分散的各部分兵力更容易促成这一点：俄国人越深入土耳其境内，他们所遭受的失败就会越彻底。”

第二天，即7月14日，克拉伦登又发出下述电报，回答了雷德克利夫勋爵的电报中的问题：

“您在6月30日和本月1日函件中谈到的增援卡尔斯兵力的计划没有得到同意。在土耳其部队尚不适于作战之前不能动用它，其理由今天由信使送去。作战基地应当是特拉比曾德，如果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土军无力在后一个地方对抗俄军，那就让他们退到特拉比曾德，在那里他们容易得到增援。”

很奇怪的是，这封注明7月14日于伦敦的急电，直到7月19日还未到达君士坦丁堡，我们发现那一天雷德克利夫又写信给克拉伦登说：

“已发电报向女王陛下政府〔……〕呼吁，恳求政府及时告知是否同意采取拟议中的声东击西行动。”

实际上，发自伦敦的这封回电7月30日才到达君士坦丁堡，即7月14日的伦敦邮件到达那里6天之后。7月15日，陆军大臣通过曼斯菲尔德将军告知雷德克利夫勋爵：

“原定构成远征军之一部分的15 000保加利亚士兵正准备携带充足的运输工具向海岸进发，并且，总的来说，他的准备工作很顺利，只待女王陛下政府同意即可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威廉斯将军要求援助的呼吁书接踵而至。6月23日他声明说：

“敌人〔……〕向前推进了大量骑兵，〔……〕急切建议部队立即在特拉比曾德登陆，并且如果时令允许的话，从列杜特-卡列那儿进行有力的示威行动。”

6月26日，他写信说，在卡尔斯的土耳其军队已被俄军包围，俄军已在该要塞和埃尔祖鲁姆之间的大路上安营扎寨，并且

夺取了给土军运去的一部分粮食。6月27日，他说，俄军控制了近郊。6月28日，他说，敌人控制了他们的枪炮射程之外的所有地区，还说，拖欠卡尔斯的各部队的薪饷已分别达23、27和28个月；7月7日，他说，俄军的联合部队准备切断他们通过奥尔特与埃尔祖鲁姆的唯一交通线，以便进攻或更严密地包围卡尔斯。诚然，后面的几份电报直到7月26日才到达伦敦；不列颠政府到8月9日才拍电报——根本不是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什么行动，而只是对土耳其政府正准备采取的行动设置新的障碍。同一天，克拉伦登伯爵电告雷德克利夫勋爵说，潘缪尔勋爵告知维维安将军如下：

“1855年7月14日于陆军部。

先生：克拉伦登伯爵给女王陛下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发送了一份急电，谈论关于土耳其政府提出的救援卡尔斯土军的计划，现将该电文的副本寄上一阅，我谨通知您，我完全同意这份电文中所谈的意见，即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计划是不能接受的。我非常信赖您在职业方面的才能，因此，我一点也不担心您会进行像土耳其政府所设想的那种轻率而冒险的远征。当然，您不仅是部队的司令官，而且是一个得到女王陛下政府信任的不列颠军官，您的职责就是尽力给予我们的盟友土耳其人以种种援助，但同时，您应当特别小心谨慎，不要拿不列颠的荣誉和自己个人的声望去冒险，在有关的基地没有建立、交通线没有保证、物资没有贮备以及运输工具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不要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为了威胁敌人的要塞，或者甚至向敌人的要塞进攻而派遣军队突然登陆，进行大胆突击，这是一回事；但是进行精心策划的远征，攻入敌区，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又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冒险；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在采取行动之前就必须有全面的准备。此外，从我所接到的全部情报来看，我有充分根据认为，巴统军队的处境很悲惨。我知道部队尚未充分组织好；关于保加利亚部队的情况你们一点消息也没有；至于比特桑的部队，我认为正像您自己的部队一样，很难使他们做到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总之，我确信，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援助威廉斯旅长是不明智的。所采取

的政策已经使这位勇敢的军官和他的军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现在已无法挽救了；但是要实现那些为救援他而提出的计划，就等于走上新的失败道路。您应当抓紧时间，使自己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一俟您作好了准备，毫无疑问，您就将在某地采取战斗行动，对于这一点，您显然也是很明白的；对于军队来说，组织性就像坚韧不拔和英勇顽强的精神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前者，光有后两种素质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潘缪尔”

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计划，从它总的意图来看，是大胆的，在战略上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个计划就是：占领入侵军队的中心阵地附近的阵地，威胁梯弗利斯这个俄国在亚洲的统治中心，使穆拉维约夫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从而迫使他从卡尔斯城郊撤退。进行这样的明格列利亚远征，不仅可以援助卡尔斯，而且能取得在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的优势，即迫使敌人转为防御。但是，危险情况已经临近；要使这样的远征能够进行，就必须迅速地、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来推行这个计划，并且还要保证自己得到粮食供应和运输工具。现在，土耳其政府建议，为完成这次任务，除去混合部队和尚未训练好的某些部队外，将集结 43 000 人的部队，或者，如雷德克利夫所估计的，只有 36 000 人。奥美尔-帕沙后来进行远征时，就用了差不多与此同样的兵力；但是，当他到达里奥尼河时，他的部队已减少到 18 000 或 20 000 人。穆拉维约夫在自己的直接后方有库马里作为最近的一个支援地，即一个专门用来进攻土耳其领地的要塞；因此，在没有确知敌人向梯弗利斯的推进接近完成以前，他是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的。但是由于远征要采取这种危险的方式，因此就至少要有 55 000 至 60 000 人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登陆，占领库塔伊斯，并且强行通过哥里隘。由于土耳其人没有那样大的兵力，因此只剩下一种选择，即取道特

拉比曾德向埃尔祖鲁姆进发，从那里解救和增援卡尔斯，并供应粮食，结果使自己陷于防御地位。毫无疑问，在埃尔祖鲁姆，一支20 000人的军队比在明格列里亚一支40 000人的军队能派上更大的用场。在采取这一军事行动当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道路非常坏，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带着大炮和弹药在3个月之内是很难到达埃尔祖鲁姆的，因此，也许关键时刻在军队能开赴战场之前早已过去。另一方面，如果派去一支小部队，它兴许能恢复埃尔祖鲁姆与卡尔斯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卡尔斯陷落了，它就无法保卫埃尔祖鲁姆了。因此，显而易见，土军提出了救援卡尔斯的最好的计划；但是，盟军却把唯一能够执行这一计划的土耳其军队封锁在克里木，从而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施。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不列颠政府提出的反对意见。克拉伦登勋爵不是根据土军的计划的弱点，而是根据它在战略上的正确之处来开始他的批判的。他认为，对一支军队来说，比较明智的作法是加强自己后方的防御基地，而不是在敌人的后方采取进攻行动。让他去同老拿破仑或者若米尼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能充分理解他所揪心的就是为何实行安全撤退。他认为，一支军队如果必须行军的话，最好是穿过一个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敌对的国家。他在第一封函件中，说，如果土耳其军队不能守住它在卡尔斯的阵地，那么，它就应当退回到埃尔祖鲁姆。难道他不知道卡尔斯是埃尔祖鲁姆的要冲，倘若没有卡尔斯的旷日持久的防御，处于当时那种防御状态的埃尔祖鲁姆会在同一年陷落吗？但是，正如这位勋爵对军队的进攻和行军持有独特的观点一样，对于打防御战他也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他说，俄军的失败，越是发生在靠近君士坦丁堡门户的地方，就越惨重。他在7月14日的急电中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冷冰冰地建议土耳其政府不仅从卡尔斯而且从埃尔祖鲁姆撤退自己的军队，退回到特拉

比曾德，“在那里，军队很容易得到增援”。如果增援部队不到达，他会让土耳其军队去进行增援的。在卡尔斯陷落之前，他没有权衡埃尔祖鲁姆不仅是安纳托利亚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其军事资源中心的重要意义，在卡尔斯陷落后，他才发现（1855年12月他给考莱勋爵写信说）仅仅这一陷落就足以

“造成最坏的后果——如果不采取及时而有力的措施的话。掌握了那个坚固要塞的部队，威胁着埃尔祖鲁姆，并且控制着所有的山口，俄军兴许能够迫使所有的库尔斯坦人和亚美尼亚人来支持他们反对苏丹^①；盟军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知道，奥斯曼帝国在亚洲方面比在欧洲方面受到的威胁要大得多。”

从同一封急电（7月14日）中我们还得知，组建土耳其部队的意图不是别的，而正是解除土耳其政府对它的唯一的增援部队的控制。

这看起来很像是从克拉伦登的急电中得出的结论，即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会落入俄军之手，这一点不列颠政府早在1855年7月就已看准了。对问题的这一奇怪的而且的确几乎不可能的看法从潘缪尔勋爵给维维安将军的函件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没有比这个英国大臣自己进行的克里木远征与土耳其政府打算进行的明格列利亚远征之间的区别更令人惊奇了。因为西方的各文明政府已决心向塞瓦斯托波尔发动大胆突击，所以东方的野蛮人就不必对格鲁吉亚进行“精心策划的”远征。他把土军计划中列举的兵力委之于地，并嘲笑那种想法，即除被封锁在克里木的军队之外还拥有其他任何能用来作战的军队。英国政府曾就派出增援部队的问题发出过一些威胁恫吓性的指示，使土耳其困扰不堪，那么，归根到底其用意是什么呢？这不正是应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原编者注

当在关于“卡尔斯的陷落”的蓝皮书中努力寻求解释的吗？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3 月
25 日

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
第 14 卷

作为社论发表于 1856 年 4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71
号

注 释

- 1 这篇文章是在关于卡尔斯的陷落的一批文章发表之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它是马克思对这个事件所作出的第一次公开反应。不久之后，他以同样的标题为宪章派的《人民报》写了 4 篇文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11 卷），并出版了小册子，其中他运用了本文中的一些提法，并增加了许多内容。由于该文章与小册子大不相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以全文形式重新刊载了这篇文章。

第一段中有《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插入的一些句子。

- 2 开始与俄军进行有关投降条款谈判的决定是由卡尔斯守军的指挥官在 1855 年 11 月 24 日作出的。该要塞于 11 月 28 日投降。

（闫月梅译 责任编辑 杨彦君）

列宁在安·伊·邓尼金《俄国内乱史札记》第1卷第1册上作的批注

(不早于1921年12月27日)

〔封一〕

列宁的书。

见封面背面

〔封二〕

第27页——关于马赫诺

第31页：死亡人数

注意 37—38—39：对政变的态度

注意 40—41—42—43—44：二月革命的开始

注意 73

74：新统治阶级……”

105：说得好



〔27〕……纯俄罗斯式的无政府主义的最杰出代表马赫诺原先提出的口号是：“打倒一切政权，城市和农村自由联合起来。所有土地和资本家的所有财产都属于你们”，但靠这个口号他已无法在南俄长久支撑下去……他两度被击溃后，1920年春天已经自行着手组建民事管理机构并大声疾呼：

“秩序。”

诚然，这一口号没有得到实际执行，但提出这一口号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注意

[31]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旧俄军队尽管有着俄国人民的缺点,但同时其大多数成员也具有俄国人民的优点,首先是异乎寻常的承受战争惨祸的坚忍;这支军队毫无怨言地战斗了将近3年;常常是赤手空拳地迎战有着杀伤力大的精良技术装备的敌人,表现出了崇高的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并洒下满腔鲜血^①。从而弥补了最高当局、政府、人民和自己的罪过……

[37—38]杜马和社会各界的一些代表来到塞瓦斯托波尔求见病魔缠身的阿列克谢耶夫。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变就在眼前。全国将如何对待此事,他们是清楚的。但政变将给前线造成什么印象,他们无法估计。想听听他的意见。

阿列克谢耶夫斩钉截铁地指出,在战争时期决不容许发生任何全国性的动荡,动荡将给前线带来致命的威胁,按照他的悲观看法,前线“本来就**不是固若金汤**”,他请求为了保住军队不要采取这样的步骤。

注意

代表们走了,他们答应采取措施防止政变发生。

我不知道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掌握了什么材料,但他后来说过,那些代表随后拜访了布鲁西洛夫和鲁斯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回答**截然相反**,代表们便改变了原先的决定:政变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

注意

[38—39]参加已成立的几个小组的有国家杜马中右派和自由派的**某些成员**、**进步同盟的某些成员**、**皇室成员**和军官。在采取主动行动之前,应当由一位大公最后一次吁请沙皇……**如不成功,则拟于3月上半月在沙皇专列从大本营开往彼得格勒途中,以武力拦车。然后应当请**

^① 根据法国议员路易·马尔登的统计,各国军队的死亡人数如下:俄国250万,德国200万,奥地利150万,法国140万,英国80万,意大利60万,等等。俄国占有协约国军队阵亡人数的40%。

沙皇退位，如不同意退位就把他除掉。拟由法定继承人阿列克谢继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担任摄政王。

同时，一大批参与其事或了解小组意图的进步同盟、地方自治局和市政管理委员会人士，接二连三地召开会议，探讨“政变后国家杜马将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同时还指定了第一届内阁成员，并且在权衡了米·罗将柯和李沃夫公爵这两个人选之后，推举李沃夫担任内阁首脑。

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40—44]对于彼得格勒和大本营所发生的事件，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为了叙述的连续性，我简单地谈一谈。在国务会议成员2月27日夜间接给沙皇的电报中，对局势作了如下分析：

“由于运输全面瘫痪，必要的物资无法运来，工厂都停了工。不可避免的失业以及运输瘫痪造成的粮食危机极度加剧，使人民群众彻底绝望了。再加上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对政府的仇视和对当局的极端不信任，这种情绪就变得更为强烈。

所有这一切就形成了全民的自发势力的动乱，如今连军队也卷入了这一运动。在俄国从未受到信任的政府已经威信扫地，根本无力应付严峻的局势……”

发动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因我国的基本生活条件而获得良好的基础，早已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参与其事者五花八门：有不惜钱财在俄国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工人中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失败主义宣传的德国政府；有在工人和部队中建立支部的社会主义政党；当然还有普罗托波波夫领导的那个部，据说，该部挑唆人们上街游行，以便使用武力加以镇压，从而缓和令人窒息的气氛。似乎所有的力量都怀着截然不同的动机、以各种途径和各种手段走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注意

注意
注意

此外，进步同盟和一些社会团体知道重大事件不可避免，便开始为应付事态作准备，而某些在思想上和人员构成上与上述团体接近的集团，我前面已经说过，着手筹划宫廷政变，以此作为防止日益迫近的革命的最后手段。

然而起义还是自发地爆发了，搞得大家措手不及。后来大约在3月10日^①，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其重要成员利用偶然的机会解释说，“士兵起义的发生同工人没有关系，因为士兵直到政变前夕同工人没有任何联系”，“起义未经准备，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指挥机关”。

注意

至于杜马成员和社会各界，他们对政变有所准备，但对革命则毫无准备，因而当他们置身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时无法保持镇定的情绪和作出冷静的盘算。

最初爆发的行动开始于2月23日，当时汹涌的人群涌上街头，到处都在举行集会，演讲人号召打倒万恶的政权。这样一直持续到26日，当时人民运动规模巨大并开始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在冲突中动用了机关枪。

26日接到了国家杜马会议延期举行的命令，但27日上午杜马开会决定不离开彼得格勒……

然而当天上午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因是近卫军立陶宛团、沃伦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工兵团的后备营转到了起义者一边。正是后备营，因为正式的近卫团当时都在西南方面军作战。这些后备营无论是在纪律方面还是士气方面都同帝国的其他后备部队毫无区别。

^① 当时科尔尼洛夫将军来执行委员会访问。